

长篇小说

Feng Yu Li Ren

湖南作家
丛书

风雨丽人

丁雪山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 雨 丽 人

丁雪山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丽人 / 丁雪山著、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01.1

(湖南作家丛书 / 廖静仁主编)

ISBN7-80153-347-X

I . 风 … II . 丁 … III . ①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 86498 号

书 名：风雨丽人

著 者：丁雪山

责任编辑：曼 燥

总 策 划：李稳华

封面设计：丁雪山

出 版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编：100733)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核工业中南二三〇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字 数：320 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

印 数：5000 册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3-347-X/I·038

定 价：26.80 元

风雨丽人

(内容提要)

缠绵的爱情纠葛，痛苦的妊娠历程，残酷的吸毒生涯，正义的人生归宿。长篇小说《风雨丽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高潮迭起，生动有趣的人生舞台。

夜，大雨滂沱。靓女孙玉茹扬手拦车，与向月华一见钟情。没想到向月华竟是负心郎向运华的弟弟。自从她进入向家，如同掉进了汹涌的漩涡。

向家资产过亿元，财大气粗，父亲向古林是华日电器公司董事长，大儿子向仁华是高级工程师，二儿子向运华和老三向月华是华日公司董事兼经理。向氏一家唯一缺少的是承宗继业的后代。孙玉茹怀孕后深得向氏家人的宠爱。向运华和妻子马克民忌妒万分。“不能

得到她，就毁掉她。”在马克民的怂恿下，向运华对孙玉茹再行奸污陷害，使她两次怀孕后流产。

仇恨填胸的孙玉茹经受艰难的煎熬，在风雨磨砺中变得坚强自信。她将计就计，对向运华进行“阉割”，使其对她再也无法作恶。向运华成“太监”后并不心甘，更加挖空心思作祟，使向月华夫妇关系濒临崩溃。

向运华夫妇和向古林染上了毒瘾，马克民因吸毒生下怪胎，使向家跌入舆论的漩涡无法解脱。

向古林戒毒成功，全力支持禁毒戒毒，受到人们的赞许。向月华当选为华日公司董事长。孙玉茹再度怀孕如愿以偿生得龙凤胎。吸毒贩毒的向运华夫妇一伙受到法律的制裁。善恶各得报应。

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波澜起伏，文笔自然流畅，词语含蓄诙谐。是一部格调高雅，可读性强的现实主义作品。

《风雨丽人》是当代作家丁雪山继《雪山抒情诗》、《酒韵诗魂》、《芬芳的吻》、《潇湘红衫》和《陶澍私访南京》后又一部力作。

目 录

- | | |
|-----|------------------|
| 1 | 雪山歌者 / 谢璞 |
| 4 | 一、雨夜相逢 一见钟情 |
| 19 | 二、偶遇负心郎, 她哭诉往事 |
| 37 | 三、冤家从中作梗, 少女重归故里 |
| 51 | 四、经理上任, 忘不了的是爱情 |
| 66 | 五、结婚的日子, 结婚的欢乐 |
| 79 | 六、会计辞职 自有原因 |
| 93 | 七、他在寻找对策, 她在感觉温馨 |
| 108 | 八、财务交接, 各得其所 |
| 119 | 九、合家欢聚, 心难团圆 |
| 131 | 十、风光南清湾, 破镜得重圆 |
| 142 | 十一、舞会风采 不欢而散 |

154	十二、向运华还款,触动许多人的心
165	十三、嫉妒生毒计 好人多磨难
178	十四、老少斗智 各有心计
190	十五、治愈创伤,再度怀孕
201	十六、容忍性乱,从中挑拨
216	十七、祸起萧墙 弱女子再度遭殃
231	十八、为报仇,定计走他乡
247	十九、马克民怀孕 全家惊喜
259	二十、风雨冶丽人,意志尤刚韧
274	二十一、回故乡、挚友相聚话衷肠
288	二十二、设计惩恶狼,负心人成“太监”
302	二十三、铤而走险 合伙贩毒
318	二十四、再度怀孕,风波迭起
338	二十五、恋爱花絮 重在选择
357	二十六、坏女生怪胎、全家遭非议
372	二十七、戒毒难,他却戒毒成功
387	二十八、一个贩毒吸毒团伙的覆灭
401	二十九、龙凤呈祥,好人得好报
414	三十、尾声
420	代后记:再说“喜欢”

雪山歌者

谢 璞

丁雪山同志创作力旺盛，近几年接连出版几部新作，近又拿出他的长篇小说《风雨丽人》的校样稿来，希望我挤时间读读，并问我能否谈点意见。

近段时间，我读书方面，比较偏重名著重温，读了老丁书稿之后，由于它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文笔也生动、朴实，且内涵颇丰富，不仅故事曲折，并与各类题材相比确有它的新意和特色，便很自然的觉得有话可说，谈一点读后感。

首先，想到老丁有一种可贵的写作兴趣。这种热呼呼的兴趣，驱使他忘累忘忧，不断获得好收成。歌德曾说过：“年轻人健忘，由于兴趣分散；老年人健忘，由于兴趣缺乏。”丁雪山算不了年轻后生，也够不上黄发垂肩的老翁，正逢壮年，所以他的这种特殊兴趣，犹如高度烈酒，让他恋笔不舍，多年孜孜不倦爬格子。其实，可能这是种责任心燃烧起来后产生的

兴趣。别方面的兴趣他很多,都容易消失、疲软,唯独写作这种兴趣,他始终保持得住。

这种责任心也可以说,是一种德性,仿佛丁雪山心灵的谷穴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道德树,能过滤阳光,也过滤月光,微风一吹,它就会习习作响——缕缕音符会从他的笔尖“唱”出好听的歌来。当然,这一棵树,从种子到发芽,而后长成大风吹不断的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丁雪山心灵也未必有这么一棵道德树。

也就是说,丁雪山是凭着鲜明的爱憎——对丑恶极大的憎恨、对美好无限向往的心情来进行他的小说创作的;这就是他可喜的德性,有了它,《风雨丽人》的生动故事也就痛痛快快地创作出来了。任何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希望它在社会上,起到积极推动文明发展的作用。去年5月,我赴南洞庭参加一次规模不小的文学笔会活动,我在大游艇上曾听到老丁倾心的谈吐。他赞赏卢梭一个观点:“人类已经古老了,而人仍旧是幼稚的。”也认为巴尔扎克所云:“艺术家的影响能延至整整几个世纪,左右全世界并起着塑造世界的作用。”是言之有理的。老丁谈他写作,最高的期望值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张扬社会正气,消除腐朽邪气,希望社会往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今日回想他的见解,再联想《风雨丽人》的一串引人注目的故事,便感到老丁所期望的不是梦,而是可以兑现的果实。

这部小说,并非新的“天方夜谭”。也不是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故事,作品开的口子并不大,只是沿着一个极有钱的家庭成员来铺陈,人物也不算多,既写了有亮色的正常人的行为和命运,也相当形象地刻划了几个当代人面畜牲,并把物欲呼啸声中那些无恶不作的吸血鬼的罪孽作了剖析。

向氏家族的大窝，可比作一座“镀金的宫殿”。充满臭铜的气味，这种气味里面，活人的灵魂是容易变化。色的有毒蘑菇的，吸毒、贩毒、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如向运华等人物，可以说浑身丛生私有制鳄鱼的鳞甲……当然，其中也有与邪恶抗争的热爱生活的人们……丁雪山对于热爱生活的人们，是有深厚的同情心的，有比较明显的感情倾向。“有些灵魂纯洁的人们，带有软肥皂的气味，而寡廉鲜耻之徒往往用玫瑰油洗脸擦身。”（海涅）丁雪山的笔墨，对纯洁的人们是爱，喜欢他们身上的“软肥皂”味儿，有这种味儿，说明他们心身常常浴洗。而丁雪山对于形形色色的当代无耻之尤们，除了憎恶，还是憎恶，恨不得让他们一一绝种，因为这些家伙，一旦繁殖太多，千千万万劳心劳力的正常公民，就无法安宁，无法生存，他们在《风雨丽人》中作了充分的表演，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诸如向运华这个欲囊是无底洞，他的欲望之大，是大得惊人的，丁雪山便让受害者给他作了“阉割”。割的好奇，割得好痛快。这等于作者好心地向人世间的丑物亮出了黄牌。

读者的胃口是多种多样的，但愿《风雨丽人》这部作品，能收获得很多读者的喜爱。雪山是美的，美在于冷，在于热。冷极的雪水，可以消除深藏的害虫；热极的雪水，能够营养早春花草的须根。

2001年3月写于长沙

* 谢璞系湖南省文联原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自古女人多眼泪 洒遍五洲流不尽
人生风流藏忧怨 财帛难解红颜恨
一朝悟得玄机透 缺月残花更有情

相传在五十万年前，老天爷患了严重感冒，连连打着喷嚏，喷出了人间美丑，喷出了人间哀乐，喷出了人间的恩恩怨怨，喷出了人间几多传奇的故事。

一、雨夜相逢 一见钟情

她扬手拦车，一见钟情。他潇洒大度地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电话……她却说了假话，希望今生今世不再见到他，心里却想着他。

夜幕降临，育英学校的教室里灯光明亮。学校不大，却办了好几个夜间补习班。此刻，教室里坐满了求知的莘莘学生。有学经济管理的，有学商业的，有学医学卫生的，方便了许多白天不能上课的人们。

下课铃响了，孙玉茹在荧光灯下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课本，抬手看了看表，时针指向九点。她尾随着人流走出了校门，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时昏暗低沉的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辉煌闪烁的街灯显得有些朦胧。急着赶回家的夜读生，有的去挤公共汽车，有的“打的”，也有的一出门就有人来接，钻进了小汽车，拖着淡淡的青烟扬长而去。孙玉茹既没有人接，也没有去挤公共汽车，“打的”又花不起这份钱。她知道一坐上去，就是一天的生活费，多不合算！走路，她坚持每天都走路，既锻炼了身体，也省了钱。两公里路半个小时就到家，有什么不可以？

孙玉茹走着走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她赶紧钻到街边的梧桐树下。坐公共汽车已不可能了，前后都不着站，破例打的吧，可来去的车没有一辆是空的。等了好一会，看来等也没有用，于是她眯着眼，把书包举过头顶，大步向前走着。忽然身后射来一束白光，来车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信手一扬。“嘎”的一声汽车稳稳地在她身边停住了，打开车门，从里伸出个头来：“雨太大，快上车吧。”她一听那声音好亲切的，连忙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还说什么对不起！看你一身都浇透了，先把脸擦擦。”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丢给她一叠餐巾纸。孙玉茹赶忙接过餐巾纸擦了把脸，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激：“你真好，如今社会好人就是多！”说罢向司机投以感激的目光，司机向她报以微笑，点了一下头。四目相对，两人都傻眼了。他是那

样的英俊。她是那么的漂亮。他向她微笑，笑得自然、亲切。

“你是接人的吧，我会把你耽误的。”孙玉茹心里感到很不安。他见孙玉茹那么一说，反倒大笑起来：“你说什么，接人？接谁，这是我的车，谁也不接，要说接人，今天接的就是你。你别担心，我送你回家不碍事。”

“你自己的车！哇，真漂亮。”她瞪大眼睛看了看那豪华的奔驰，内心顿生莫名的恐惧，忐忑不安起来。生活阅历告诉她，有钱人是不好惹的。他帮助你，就是索取的开始。孙玉茹想到这里心里一慌，连忙叫声：“同志，请你停车，麻烦你了。”

“小姐，天黑雨急，我把你丢在半途天地不容。请放心，我没有恶意，我是诚心的。”他放慢了车速，看了看孙玉茹。他那动人的笑容又出现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他的真诚，善良。她无法抗拒，无法再推脱，只好说声：“谢谢，那就太麻烦你了。”

“说什么麻烦，人出门谁没有个难处！能帮助不帮助，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告诉我，你家在什么地方？”司机不失时机，风趣地调侃着。

“不远，就在前面南大街的巷子。”

“是什么巷子？”

“你在前面停车就行了。”孙玉茹暗想不能告诉他是什么巷子，他怕再看到他那善意的眼神，英俊的脸颊。前车之鉴，不能不叫人刻骨铭心。

雨点淅沥沥地洒在车窗的玻璃上，溅成濛濛一片，很快被来回扫荡的雨刮器刮走。奔驰沙沙地驰过街道，把一树树街灯甩到后面。“我在华日电器总公司上班，我叫向月华，没带名片，小姐你呢？”

“我……”不要告诉真实姓名，骗他？于是她含混地说：“我姓沈，谢谢你了。”

“沈小姐一定在读书，是夜校吧？”

“嗯，晚上没事，随便听听，长点见识。”

“晚上听课，那么辛苦，怎么不白天上学？”

“白天要做事，再说学费……”她不想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但也不想骗他。“其实白天做事，晚上读书也很好，可以锻炼自己，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外国已很普遍，一些留学生还要在业余时打工哩！只是我们这些地方不常见。”

“沈小姐，你一定很用功，也一定很忙吧！”

“是，只有星期六晚上不上课，星期天可以休息。”

“我想这个星期天请你吃餐饭，不知你肯赏脸不？”向月华的话说得很真实，一点也不显得做作。

“我不知道这个星期天还有别的事不，到下周再说吧。”她没有断然拒绝，也没有明确答应。她想也许到下个星期什么都忘了，这不是最理想的不推辞的推辞吗？

“我提前给你打电话，没有空我们可以改期。”

“我家没有电话，到了，请停车。”孙玉茹很礼貌地说。

向月华在街边把车停下来，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急急写好他的姓名、地址、电话，撕下来交给孙玉茹，“我白天在公司，你可以打我的手机。晚上在家，一般是八点以后回家。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雨已经小多了，我一拐弯就到，谢谢你了。”孙玉茹打开车门，快步往前走，一转弯就不见了，跑步回到家，身上的衣服还是打湿了。一开门钻进屋里跳了跳，又甩甩头发。

“怎么淋得像个落汤鸡，快把衣服脱下来烤烤。”房东太

太邓一欣关切地说。

“邓大婶，不碍事。”孙玉茹喘着气，关上房门，挂好书包，把淋湿的衣服脱下来，就疲倦地躺在床上。回想刚才送她的向月华那张和蔼可亲的脸，那甜蜜蜜而充满诚实的笑容，那双精神传情的眼睛，孙玉茹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的长相身体，体贴温柔，善解人意，潇洒气派，谈吐风趣的品格，尤其是他撕下写好的电话、地址递给她时的神态深深地打动着她的心。这雨夜中相遇的人仿佛就是冥冥中上帝为她安排下来的，与她心中千百次勾通的白马王子极相吻合。她就喜欢白面书生型的。他确实与她自己的心绪和浪漫的憧憬吻合着。她唯一担心的，是这个偶尔相逢的叫向月华的年轻人在有意无意地炫耀着他的富有：开的是进口名牌车，还有什么华日总公司。她隐隐约约预感到，如果任其这种微妙的情愫发展的话，不管他说得多么动听，他的家庭肯定是将来横阻在他们中间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是把他忘了吧！”她命令着自己。

分别二十天了，她总下意识地忘掉那个向月华，可偏偏就是不能够，只要一不留神，他的影子就在她脑海中出现。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她寂寞的时候想他，下雨的时候想到他，每次从夜校回来时就想起了他。她一个人确实太寂寞，太孤单，她怎么能不想他？

其实并不只有她忘不了他，向月华也没有忘记她。他等了她好久的电话，就是听不到她的声音，他想去找她，到哪儿找？一不知道她住的巷子，门牌，二不知道她的名字，三不晓得她的电话。他几次在那天晚上停车的地方打听一个姓沈的女孩，都一无所获。他精神变得有些恍惚起来，晚上无法入眠，满脑都是她的身影，她的英姿美貌，她的一举一动，一

言一笑，行走坐站，身段脸庞，她那凝脂般的细致白晰的皮肤，水汪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高挺悬直的鼻梁，弯弯的浓眉，红润润稍翘的嘴唇，简直就是仙女下到人间。难道我们的缘份就这么浅，难道我们今生就不能再相见了。向月华不信，他不甘心，他深深地懂得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他要去寻找她。

一天夜里，孙玉茹下课后正往回走着，她身后跟上来一辆汽车，车灯亮了一下很快的熄灭了，车笛轻轻地鸣了两声。她回头一看正是上个月送她回家的那台奔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的人叫了声“沈小姐，请上车。”他把门打开，向她微笑，她知道这不是顺路，也不是巧合，是专程来校接她的。她既感到突然，又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在她的心被征服的情况下，她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钻进了汽车。

“我来找过你好多次，都没有效果，我想你读夜校，一定在学校不远的地方可以找到你，我就来了。我这样痴情，你不怪罪我吧？”向月华一口气说了许多，可也说得很真实。

“你对人一片真心，怎么会怪罪你哩！只是……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孙玉茹面带歉意，其实她在说假话。

“照你这么说，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罗！”向月华说罢，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你们男人就是‘坏’，一次帮助让人终身难忘。”

“你说的是我吗？真让人高兴。”

孙玉茹点了点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后悔痛苦在等待着你呢！”

“我愿意，我义无反顾。”向月华抬手看了看表，“才过九点，还早哩，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那就由你安排了，不过时间不要太久。”

“行！”向月华把车开进海燕大厦。

咖啡厅坐满了人，孙玉茹跟着向月华一同往里面走去，服务台立即有位小姐迎上来：“向经理，请到樱花，这是给你留的，你要点什么，请坐。”服务小姐微笑着，话也说得很亲切。

“两杯咖啡，要多加些糖，一盘瓜子，三样点心。”向月华没有征求孙玉茹的意见就点上了。

“你们请坐，稍等就来。”

孙玉茹看看每个位子都坐了人，他们一来就找到这么好的位置是很雅致的包厢，心里很满意：“运气真好，你真有福气。”

“沈小姐，我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全托你的福了。”

“我不姓沈，我姓孙，叫玉茹。”

“那是我听错了，真对不起。”

“不，是我欺骗了你，怕你再来找我，我才这么说的，真对不起。”

“我是对不住你，你不愿意别人来找你，可我却偏偏要来打扰你，你不会怪罪我吧！”

“你对人太认真了，我想恨也恨不起来。”孙玉茹很平静地说：“我觉得我不值得让你这样劳神费心的。”

“这是哪里话，这是人生不可缺的最重要的课目，没有付出哪有收获。我下决心找到你，就不愿失去你。”

“你并没有得到过我！”

“得到了，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孙玉茹被向月华的话说得双颊发热、绯红。“你……”

“孙小姐，我吓着你了吗？或许你心里会问我这句话跟